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史

記

六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史

記

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集解駟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謂美號爾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按孟康云縣名也從擊項籍待懷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益食邑屬淮陰張晏云信時為將擊破

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博泰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為齊相國劉肥相

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

兵而守曰屯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

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將一作候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盧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曰主官車騎長一人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

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

起兵者也說音悅邢姓說名菑南菑音災今為老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

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案上音肥下音釋

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

降邯鄲郡六縣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

下魯城之下今略地東至繪鄴下案地理志繪屬東海南至斬竹邑二邑

音機竹卽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孔

音機竹卽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孔

文祥云：尉共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關小顏云：侯敵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關徐廣曰：一三十九人。本無此五字。高后五年。歎卒。諡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縲者。關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關姓周名縲。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菅。蒯音非也。蘇林音簿。備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關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與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縲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關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關徐廣曰：蒯成侯表云：分鴻溝。以縲爲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縲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爲貞侯。關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

子居代侯。關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爲鄆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

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

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緜操心堅正。【集解】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

涕此有傷心者。【集解】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案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考證

傅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

帝時不容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考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

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

稱之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為城旦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

胡格反。輓音晚。輅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鮮音仙。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

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

稷。堯封之郃。郃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釐城是也。說文云。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嫄國。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郃也。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

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

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括地志云。故王

鄠。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

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邯鄲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案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

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云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正義云周赧王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

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

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

其航張晏曰航喉嚨也音厄航音胡浪反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航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案謂即日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

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上力為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章昭

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漢書作羸音潰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迺妄言沮吾軍。

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

械繫敬廣武。

地理志：縣名，屬鷹門。廣武故縣在勾注山南也。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敕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

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

彊，控弦三十萬。

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

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

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

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

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

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

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

時諸景及三輔諸風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何薛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

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戌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

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

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

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音祈迺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

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

天下曰謂發石以投入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張晏曰擐卷也續曰拔取曰擐楚

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擐許慎云擐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取也王逸云阼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

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

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叢徐廣

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藪謂以茅翦樹地為藪位春秋傳曰置茅藪也藪音昭

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

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徐廣傳言趨案小

入者皆令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疾行致敬也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臚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九賓則周禮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章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

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廣曰一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閩句音九注反

作幟案與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蜀象至秦始去其輪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幟幄者稱警是也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姚氏云進止有禮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

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

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

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案如淳

難俱食淡也案說文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楚漢春秋叔孫何

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

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章昭云：蹕

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章昭曰：闔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

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

主無過舉也。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

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鸞鳥所舍，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

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

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

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誣，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案隱述贊曰：廬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緣絕陳書，皇帝始實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為長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專也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音難喻其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襲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

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酬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讖聞之，有以闕陛下也。見陛下深淺也。闕，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率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義如孟康文穎所說。率較音姑角，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人，願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與竇長君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

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

人亡之吳從袁絲匿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射之司馬中尉

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竊籍其名以行籍音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

丁公為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駱案漢書音義曰酒

家作保傭也可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

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

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趣音促，亨音普。首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提音啼。趣一作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徐廣曰：小

一作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

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

云：舉旗則覆軍為是。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

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者。徐廣曰：如淳曰：非死

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案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爰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考證

季布樂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載。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禮盜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

兄噲任盎為中郎。禮盜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樂如淳曰：淳曰：益為兄。

時與共治。主亡與亡。行其政令。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

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

也。望怨。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集案漢書作請室，應

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
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
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
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爲
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
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
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
馳不測之淵魏曰大臣共誅諸呂禍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魏曰孟康曰孟賁育皆古勇者也
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繆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
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
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
常引大體怵慨宦者趙同魏曰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案漢
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魏曰徐廣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攣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案張揖云。恐釐瓦墮中。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衡。樓殿邊欄楯也。章昭曰。衡。車衡。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維者云欄楯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馬之疾若飛。如淳曰。六。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待之。故得卻。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斃乎。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曰。調。選。如淳。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

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事未發治之有絕有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

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齋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

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匿吾親不使遇

害也案張晏云辟隱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音帳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

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如淳曰不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吳楚者也或曰得梁

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吳楚者也或曰得梁

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

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

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

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

語塞案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

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曹輩如淳備之袁盎

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案徐廣曰培一作服馴案文穎曰培音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

量錯者，潁川人也。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體氏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

張恢先生所出南陽。今西鄂。量氏自謂子量之後也。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服虔

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陷直刻深。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量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

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

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壝垣。壝音乃亂反，謂牆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壝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壝，乃壝中垣。」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

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遠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

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樂簡徐廣曰。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議一作譁。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

上問曰。道軍所來。軍所來也。如淳曰。道路從吳。由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

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

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博會。仁心爲質。引義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時

以變易。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

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卻席賢賴，盡銷建策，屢陳利害，辱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爲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爲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如淳訓爲選，未盡。

袁盎卽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卽跪，余說非是。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闕章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闕應劭曰：袁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鄆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

北有郇陽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履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事孝文帝

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

補謁者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

也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

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求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漢書表上林有八丞

百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

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喋利口捷

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案謂空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

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

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

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

高岸夾水爲廁。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邯鄲人也。

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倚也。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倚也。案走猶向也。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

斲音側。略反。蔡音女居反。案斲陳蔡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鋼南山。猶有郟。張晏曰。鋼。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棹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郟山。發北

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密。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鋼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中渭橋兩岸之中。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應郡國。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

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應郡國。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

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案以

律以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且罪等罪也。盜玉環不若斷也。盜長陵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

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塲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

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

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上萬越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

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案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

文帝文帝輦過帝乘輦過音戈謂文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家安

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馴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案國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案如淳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味

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

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案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案上音

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案在原殺北地都尉昂也案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

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案郭門

之闔也門中概曰闔音其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

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軍中立市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六韜書云穀騎萬三千案如淳云穀

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也注云或者服管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也。馮唐曰澹一作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澹音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窮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音直。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案謂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

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巾。一言不相應。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誅帝尊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

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案服虔曰七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集韻）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尚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尙。

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斲陳藜漆其間。○藜，集韻音柳，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搏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今學者讀抔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廻反。則字當從土，抔與抔不通。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洛州郟縣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溫縣三十里漢縣在

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顏師

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

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

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

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

音巡馴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僞反便音婢綿反

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欣字章昭曰訢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

也。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百官

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魏文穎曰郎五日一下直五日一下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即入子舍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

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脣身自浣滌魏徐廣曰脣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脣謂廁潤垣搗建隲於其側

之穴也呂靜曰械窻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脣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窻行清也孟康曰廁行

清窻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窻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窻廁此最廁近

身之衣也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脣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

陵非長安之咸里也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

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

五今乃四不足一魏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

矣。

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舉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

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案趙周坐酎金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

慶爲丞相封爲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

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

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

減之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

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

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言欲歸于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

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

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沭縣界也。按地理志縣名在代

陵屬焉。故言。綰以戲車爲郎。魏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案今亦代大陵人也。綰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轉音衛。謂車軸頭也。文帝且崩時。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曰：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譙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嘆責衛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尙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旣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故桃城在渭州。昨朝奏事。如職所城縣東三十里。劉所封。奏已。以言但守職分而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為郎事文

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謂妄疑其盜取金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

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案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

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

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

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

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謂服慶曰質重不泄人

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

謂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

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期為不絜清。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

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

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

所言上時問人。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集解案史記音義曰歐於友反。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駝也。

安邱侯說之庶子也。

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

入漢也。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集解章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與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

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也。

集解刑名家也名名家也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

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

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

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徐廣曰訥字多作誦音同耳古字假借。

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

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集解吏跡不好立名稱為長者是微巧也。周文處調案直不疑以

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滌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譏之是也。而論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調

為君子譏此二人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縮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陘音刑。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樂巨公，本燕人。

後，樂巨公名樂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

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漢七年，高祖往誅

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

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也。」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

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

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

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音搏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物所藏也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括地志云：雙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暴音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

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遣上東巡仁

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爲司直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

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廣曰陘

城縣名也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車猶將

也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言卜日而自占著名數隸武功扶風

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整屋縣西界也豁谷間在雍

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音以政反言邑安留代人爲求盜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

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後爲亭長百官表云十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少卿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

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百官表云十

一鄉一鄉有三老

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治民。坐上行出遊。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衛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地理

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昭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探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有兩長史秩千石田

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

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

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

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

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

暴君徐廣曰暴勝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

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

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詳音羊邪弋不傳事何

也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音仙謂

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

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

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鬻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禮記云。孔子射於鬻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曰。疑苑中卽鬻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爲司直。○臣照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臣照按。此三句中。必有訛脫。旣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冤。而更族誅乎。況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臣照按。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齋隨筆曰。班史言霍去病旣貴。衛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也。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醫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名今屬河間。案勃海無

鄭縣徐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舍客長。桑君過也。正音過音戈。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音問。我有

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

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脾肝腎也。六府謂

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

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

特

以診脈爲名耳。音陳診反。鄒氏音丈忍反。劉氏爲醫。或在齊。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

時。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

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

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適音釋。言我適來。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

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鬻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

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人謂爲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

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邲邑。七十。三。是也。賈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

遠云。川。阜。曰。魁也。後。扁鵲過。虢。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玄。云。虢。是

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許既反喜。

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中庶子，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

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斃而死。

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

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音與附，下又音跌。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下音禮。鑱石橋引，案杙毒熨。法天橋引，音仕成反，謂石針也。杙音九兆反，謂爲按摩之

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音束注反，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

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邱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

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爲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

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揲音徐廣曰：揲音荒，荒也。爪幕，其闌幕也。湔澣，反，下胡管反。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

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

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望色，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聽聲，素問云：好哭

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寫形，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

病之陰，論得其陽。皆在腹，故云：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腸爲陰，五藏募

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不可曲止，語助也。具言音韻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

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

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音力

反下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忽忽承眅，音挾，眅，音力

於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居陰部，反陽脈見者，

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瀦而短，此謂陰中伏陽也。脈居陽部而續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續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脈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三焦者水穀之道

悉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脈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三焦者水穀之道

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

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於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

徐廣曰：陰脈上爭，徐廣曰：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會氣閉而不通，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

一作隊，陰脈上爭，徐廣曰：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會氣閉而不通，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

大杼脈會大淵，氣會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三焦此謂八會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者，橫節陰支蘭臍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音十

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拙者疑殆。扁鵲乃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

百會胸會聽會。有問。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彭反。熨兩脇下。言五分

氣會臍會也。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鍼自晉獻公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得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溱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

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

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病厭患多也。言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病猶瘵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

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瘳醫。瘳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古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百官表云。顏師古云。曹其待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人上書言。意以

刑罪當傳西之長安。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緹音疋。縈音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

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續音徐。續音廣。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謂漢書

朝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

笑。笑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

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者。集解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一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

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

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集解案

音該謂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脈用兵二十六

卷許慎云脈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尙未

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

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集解案

七如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臃腫。集解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集解女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

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曰。集解徐廣曰一作暈而靜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集解

一難云關遂入尺爲內關呂廣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集解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

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集解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

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集解王叔

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代則脈絡有過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

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臃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之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重音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邊者邊也謂病邊心者猶刺其心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音勇）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云：疝音仙字。令人不得前

後。洩（音洩）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音飲）禁反。於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

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音急）徐廣曰：右一作有。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脈無五藏

氣，右口（音口）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音赤）

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然。（音唯）惟癸反。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音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音擊）音牽。車轅未

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

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

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音濁）徐廣曰：一作暈。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

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脢。（音瘰）瘰病也。音廩。脢音聾交反。字或作胞。而瘰音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音滌）劉氏音巡。滌者，去衣而汗晞

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沉之而大堅。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勝。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醫。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

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叔和脈

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

故切之時。不平而代。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

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

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素問云。乳下陽

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劉氏音加。雅反。舊

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集音徐廣曰合也是脾氣也

集音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生於五臟五臟之合合於六府肝右脈口氣至緊小

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集音

緊音結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集音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如

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集音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音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

藏故曰迴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噎集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集音扶問反後

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

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集音徐廣曰一作暈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

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集音澆音上咸反音常灼反顧野王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集音蓋音徐廣曰一作奴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集音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陰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集音鄒厥脈來難者疝氣之客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蘇殺蘇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蘇殺蘇反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

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音壻案方音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音壻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音壻徐廣曰京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

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竄謂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齧而不屬。齧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汜音凡。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人腹中短蟲。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蠱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

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宛音案。又如字。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螻首。言髮如螻蟻。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

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

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閣案。閣者。姓也。爲都尉。一云閣。意以淳

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音庚愈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

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脈。以爲痹。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

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

臣意謂之病苦沓風。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音徒合。反。瘖者。失音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

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

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下音色。諫反。牡疝在臍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蹶踟。蹶音徒合。反。蹶。上音六。反。下音九。六反。謂打

也。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

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脈之名。曰番陽者。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牡疝

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

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數之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也。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

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籍屬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

爲方數者。術數之數。音術。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

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也。一作董。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

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

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謂好能傳得古方也。臣意

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

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

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

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情不肯。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

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般來獻馬。

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般善。光又屬意於般曰。意好數。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關臺府從官三千六百八寸
三女爲三極老人真光五臟主藏榮脾神六百人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宮太始南極主裏血溫五臟主藏榮脾神六百人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玉女子母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胥半斤三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也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一兩主藏志腎引也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也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一兩主藏志腎引也
宮尙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八葉主藏魂魄肺也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一兩主藏志腎引也
腎屬水主引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命司錄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
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寸徑五寸長三寸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
百人食也胃重二斤十四兩五斤之氣諫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四兩長三丈二寸徑二寸五分胃圍
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兩五斤之氣諫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四兩長三丈二寸徑二寸五分胃圍
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腸重九兩二寸長九寸五分已後至會厭深三寸
腸使者也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腸重九兩二寸長九寸五分已後至會厭深三寸
也脘廣也體短而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勝肱重九兩二寸長九寸五分已後至會厭深三寸
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故云主舒泄言語也喉重十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
九節喉嚥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嚥重十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
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八分合之肛門重十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
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噴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丈八尺五寸合三丈一尺二寸
六陽故云五六三丈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合三丈一尺二寸
各有三陰合爲六丈八尺三寸六分合六丈八尺三寸六分
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三寸六分合六丈八尺三寸六分
兩足各有陰人兩足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寸七分至舌下尺二寸五分合七尺五寸二寸七分
接之次者有陰人兩足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寸七分至舌下尺二寸五分合七尺五寸二寸七分
五寸於四尺二寸五分合九尺四寸五分當取其二尺於此所謂二尺也
頭上於面至口齒繞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二尺於此所謂二尺也
督任兩陰之動也合二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行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
會手太陰之動也合二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行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

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瀦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呼吸定氣皆逐上下行無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二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於心終始於舌和則知五昧矣醫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和則知氣通於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
 虢嗣戶暨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考證

扁鵲倉公列傳。號太子死。○說苑辨物篇。作趙太子死。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韓詩外傳。作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韓詩外傳曰。扁鵲入砥鍼厲石。取三陽五輸。為

先軒之竈。八拭之陽。說苑作軒光之竈。八成之湯。子同藥。子明炙陽。說苑作子容。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

形。於是世子復生。周禮疏曰。按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蹇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

按摩。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集解。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

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注繆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待乘公之車也。○臣照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爲陽慶之氏。非爵也。

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史通曰。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顧炎武曰。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案謂山跖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董份曰。適其共養者。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索隱大繆。故濟北王阿母。正義服虔云。乳母也。鄭慈已者。○臣照按正義文疑有訛脫字。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衡山亦其罪盍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案彭濞字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

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謂獨行從他道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

郃陽侯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

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地名也在

古兌反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

吳王徐廣曰是十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

拊其背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

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案應氏之意以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

如淳之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

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今故章案郭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活地

州及潤州句容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案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

縣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案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

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孝文時

吳太子入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

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

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

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漢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曰

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

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喻人君不當

見盡下之私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曰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

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案吳國有鑄錢煮鹽卒踐更輒與平賈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

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履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與平賈官難之也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賈者欲履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履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歲時存問茂材賞

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認共禁弗予也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如此者四十餘年

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郗。詐稱病不朝。於古法常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案卽山。山名。又卽者。就也。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舍。曰服舍。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魯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

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劉氏瞿音九具反說文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

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

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

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

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

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

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驪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

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驪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

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音挂。註：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敵國雖

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

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案。驪音值。長沙者，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淳曰：南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案謂南越之地，與西走蜀漢中。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率而鎮

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率而鎮

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

王謂淮南衡山廣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蒲津關，今隴山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搏音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在涼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

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

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戶。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邑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集解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音直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盎爲太常。音盎。令盎爲太常。以示奉宗廟。

之指。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

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

報。條侯將乘六乘傳，音乘。下竹懸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不自意

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

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

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

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

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

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侯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錢如淳曰。幣。錢也。私錢淆亂天下錢也。以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物皆爲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為將軍集解徐廣曰楚相張尚諫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集解

曰屬梁國而宋州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

州也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濶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

越集解韋昭曰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集解孟康曰方言載謂之縱音七

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集解盛其頭馳傳以聞集解吳地記

練辟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徒縣南其地名相唐集解張勃云吳王濞葬丹

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

膠西王乃祖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

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集解徐廣遺王書曰奉詔誅不

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

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於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案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郟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釐成提局。驕矜。權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考證

吳王濞列傳。以故無賦。集解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按。旣盜鑄錢。何

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言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徐孚遠曰。吳王既擅山海之利。豈得聽民盜出鹽錢耶。其言無賦。如說得之矣。

即使人縱殺吳王。○越絕曰。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

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詹事。百官表云。詹事。秦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

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案律。諸侯春秋天子。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毋如竇嬰賢。乃召嬰。侯周陽。故國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案漢書。王孫。乃拜嬰爲

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

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人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寶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

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

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音昌。女反。

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音弟。提音弟。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晏曰：兩

宮。太后景帝也。整怒也。毒蟲怒必整人。又火各反。整則妻子毋類矣。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曰：劉舍也。寶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猶惜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憺音尺占反。難以

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音扶。粉反。又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

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案謂蚡益

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

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即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

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

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

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

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為服制。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寶。直音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

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

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

事東宮。欲奪其政也。寶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

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

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

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按謂仕諸郡及仕

也。武安者貌侵。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謂小顏云。生貴謂自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

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又以為諸侯王多長。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

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肺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

沉滯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之腹心。親戚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

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案漢書百官表曰。少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

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

諸第。徐廣曰。為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名通帛曰旃。曲旃。儻

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柄上曲也。說文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

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

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案何是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案漢書音義

馬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墜。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

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謂大將之旗。所殺傷

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

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

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

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

俠。已然諾。已音以。謂已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

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

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

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

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

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拊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魏其張晏曰相薦達爲聲

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駟案漢書曰會仲孺有服。魏其案服謂期功之服也。故應灌夫字仲孺。魏其案服謂期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

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

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魏其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

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魏其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

酒酣。夫起舞屬丞相。魏其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

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

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

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魏其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

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

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

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却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集解曰：上酒為稱。

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集解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灌夫不

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集解徐廣曰：屬一作畢。時

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集解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案漢書云：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集解昭曰：咕

囁，附耳小語聲。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集解案漢

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不識為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集解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集解章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頂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

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居

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集解如淳曰：為出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

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

獨生乃匿其家。梁晉灼曰恐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

廷辯之。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

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

視天而俯畫地。魏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閒。魏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諧張晏曰占

魏謂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

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

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

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轅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魏案包

彼反謂鋪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

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魏張晏曰佛頭於車轅下

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

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魏案晉灼云藉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案 者脫也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

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即案漢書音義曰老秃翁音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不自解釋為喜

一前一卻也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不自解釋為喜

樂邪案小顏云何不自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案說文云齧也士白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

讐灌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 欺謾劾繫都司空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 灌夫實穎川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

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案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案案尚

印封之如淳說非也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案漢書音義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痲案痲音肥也音不

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案張晏曰蚡為 故以

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 案張晏曰月晦者論棄市渭城案咸陽 故其春武安侯病春即四

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夢，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爲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表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爲終。周建子爲正月，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正月爲三月，二月爲四月，至十月爲歲終。漢專呼服謝罪，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死共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郭璞入宮不敬，不敬國除。徐廣曰：表云坐衣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魏徐廣曰：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考證

案隱述贊曰：寶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睥睨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集解。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

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也。○臣照按諸郎卽百官表所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是也。漢書作諸曹郎。

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漢立關以稽諸侯出入至此罷之示天下一家之義也。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

生貴甚索隱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臣照按生貴甚言蚡生而爲太后弟貴甚言其不學無術也。

不好面腴。○臣照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通。或傳寫之訛。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集解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棄之者不與交通。○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索隱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顧炎武曰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非。

君何不自喜。集解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既反。○臣照按不自喜猶言不自愛。下文所謂無大體是也。注未合。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集解徐廣曰：在汝潁之間。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括地

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州。宋志今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雜家說於騶田生之所。梁

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將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

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

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

長公主。陶公主。徐廣曰：景帝姊。案即館陶公主。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音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

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案謂苛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

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丑亞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驢。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屬梁國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案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

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悅漢書作怵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

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

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

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

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

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

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

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

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

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

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崔浩云：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

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戰車。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

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

別從代主擊其輜重。釋名云：輜，廟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

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為漢所賣。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

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

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

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臣固知還而斬

然得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願

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

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邳他。皆天下名士。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

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

引墮車蹇。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

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

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

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幽州縣。安

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

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

屯右北平。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卽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

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

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

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處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考證

韓長孺列傳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爲太子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因大行王恢言上○臣照按此下有天子詔問公卿安國與王恢辨難之語見新序漢書用之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汙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所以稱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繆徐孚遠曰出於忠厚言意本忠厚也索隱解出爲去言無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自得之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

世世受射。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案如淳云非用善

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謂為郎而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

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

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也。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

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

屬國公孫昆邪。案昆音魂，案昆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

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案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謂案董巴與服

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射音

石還謂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

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

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

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

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

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

無部伍行陣。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便音不擊

刁斗以自衛。斗，孟康曰：以銅作鐺，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刁音貂。案荀悅云：刁

似銚，無緣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案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鐺即鈴也。埤蒼

未嘗遇害。案許慎淮南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

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

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

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

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

故穎陰侯孫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

醉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

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集註如淳曰其善臂如猿通肩

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射戲求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餘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謂終竟廣身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

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

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魏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

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

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

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魏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騶案鄭德曰黃眉

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

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

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中音

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論案以九品而

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謂不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

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趙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集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肅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案廣如其文，驟急引兵。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案食其音異，徒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案食其音異，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謂無人導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絕度也。南絕度沙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音偃，或音偃。嫣，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

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

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墼地。音人，緇反。又音乃，蝦反。又音而，宜反。案墼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

得二十畝，祭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

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劉氏音尙，大顏云：雅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

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元狩六年，徐廣曰：而敢

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

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張掖

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

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也。在伊吾縣北百二十

里，伊州在京西北四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蹊。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援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卻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考證

李將軍列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徐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將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劉奉世刊誤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凌稚隆曰。一本王下無於字。

史記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案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淳維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章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

始祖蓋與獯唐虞以上有山戎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子國獯狁葷粥灼曰堯

粥是一也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故云駝包愷音託佗

六畜許驢羸按古今注云驢特馬馱馱徐廣曰北狄駿馬說文云馱馱馬父羸子也廣志

駒駘塗又字林云野馬而青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駘馬青色音淘駘馱馱徐廣曰音頤巨虛之屬

驪白驪文如驪魚鄒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扶糞反音毋文書以言語為約

東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鳥還反音盡為甲

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韋昭曰：鏃，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音蟬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差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

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樂音駟，案漢書曰：單于姓攣，氏。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曰：后稷之

曾孫，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

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按謂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以爲犬戎。按吠音

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後

壯，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

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於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

過華陰，入渭。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

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

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

諸侯也。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齊釐公與戰於齊郊。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

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於鄭之汜邑。今潁川襄城是。蘇林汜音汎。初周襄王欲

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

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

渾。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爲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

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案毛詩

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也。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

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圍洛之閒。

入河。韋昭云。圍當爲圍。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圍字也。地理志云。圍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

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號曰赤翟。白翟。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

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

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鄆。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

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地理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

文。言圍洛之閒。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地理志云。秦州秦嶺

號赤狄。未詳。緄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翟。獯之戎。諸道狄道。應劭以獯戎。邑音桓。地理志云。獯道

那。緄戎。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獯之戎。諸道狄道。應劭以獯戎。邑音桓。地理志云。獯道

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劉拘大荔

里古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劉拘大荔

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在馮翊。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地理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

漢臨晉縣城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烏氏案徐廣曰在安定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

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嘉力計反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

也胸衍之戎氏音吁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如淳

曰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括地志云樓煩之戎括地志云鳳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燕

北有東胡山戎案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

慮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

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案音鈞山名在雁門服

而破并代以臨胡貉案貉即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案昭王母也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

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水經云百道長自代並

關案音傍陰山括地志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案徐廣曰在朔方

破走東胡東胡郤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案昭曰地名在

今嬌 至襄平遼東所理也今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燕趙秦也三國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造陽東行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

之音丁革反馴案適而通直道蘇林云去長安八百里自九原至雲陽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

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因邊山險壘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

中地名馴案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應劭云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五原北假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匈奴謂天爲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

單于然橐黎按單于姓橐黎氏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曰頭曼曼音莫定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冒音

後有所愛闕氏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

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

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

冒頓乃作為鳴鏑。集解案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

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

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集解徐廣曰秦

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

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

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集解章昭曰界上屯守處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按境上斥埃之室為

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

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

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集解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集解徐廣曰在上郡集解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

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集解服虔曰谷音鹿集解音離

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集解駟案骨都異姓大臣集解裴音離集解音離集解音離集解音離

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

世官呼衍氏蘭氏集解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集解駟案須卜氏主獄訟集解後漢

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集解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集解後漢

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集解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集解後漢

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

氏集解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

是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集解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

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

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集解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

故賈誼過秦論以為裨小王相集解徐廣都尉當戶且渠之屬集解且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故名祭其先天地鬼

神秋馬肥大會蹻林也蹻音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趁蹻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

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醜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蹻聲相近或以林為蹻也顏師古云蹻者課校

遼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人畜許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

杖也三蒼云軋輓也說文云輓輓也顏師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其座北向門者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

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漢書作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高昆薪犁之國已

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

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

驄音武江反。案青驄青色馬也。鄭玄云。驄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類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駝說文。南方盡騂馬。赤黃曰騂。高

帝乃使使開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

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附音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

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

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

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

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

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

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

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

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

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澹。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

百里。烏孫呼揭。案音桀。又音丘列反。揭音掣。又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謂皆

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

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案音零。音火。胡反。請獻

囊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

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案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

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音息。澤。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

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零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

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

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
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繡，徐廣曰：一本無袷字。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錦袷袍各一。
比余一。以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若頰篇云：靡者爲比。蘆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
○案漢書音義：黃金胥紕一。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
曰：要中大帶。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
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綈，綠繒
各四十四匹。案說文：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育。號曰：老上單
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
中行說中行說，行音胡郎反。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二其得
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集韻：駟案，湏，乳汁也。音都奉反。字林云：湏，音竹用反。程天子傳云：牛馬之湏。臣堯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許六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

自脫溫厚肥美以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

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廡

而臥義曰穹廡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

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詳不取詳漢書作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

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謀利口也而佔佔案音

寇固何當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

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也音若靡鹽之鹽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

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徐廣

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緡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

媯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武帝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

坡州雍縣西四十里。候騎至雍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

安始皇帝以來。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

祭天團兵處。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案表盧作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

爲大將軍成侯董赤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樂布亦爲將軍。內史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

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

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音揀徐廣曰闐朕甚

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

糒麩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驢。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案音岐，又音企。言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案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案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案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

稱義。或然也。豳蘭集駟案豳音千。干出物與匈奴交。集駟案漢書音義曰：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徼。蘇林云：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乃下具告單于。尉

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

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集駟案韓長。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

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蘇林云：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

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

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

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

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

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

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案音斗。辟縣

造陽地以予胡。斗辟縣中地。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

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

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武父也。得以

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

分行。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界。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

疲極而取之。音古。曉

反無近塞音塞居止音無近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

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音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

使我婦女無顏色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音匈奴案漢書音義

其戀惜乃如此音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音匈奴案漢書音義

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音匈奴案漢書音義

為祭天主音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浮圖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音

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音張掖縣攻祁連山音東西二百餘里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音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

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音徐廣曰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音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駟案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音七百餘里徙內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

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謂負擔衣糧私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居，縣名，在今陝西。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壘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越東南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也。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得。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北海卽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卽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卽今。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餘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爲王庭也。北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案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

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音紀言反。幾音紀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也。駟案先生。漢書作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常。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

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音于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泥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泥野。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呼。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鄯列亭。顯胤云。鄯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胸。音衢。服。虔。在。石。門。鄯。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岗。而音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城。按。即。築。城。鄯。列。亭。至。廬。胸。也。澤上。築。李。陵。敗。其。士。衆。期。至。避。虜。鄯。即。此。也。長。老。傳。云。鄯。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鄯。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

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且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案公羊傳曰九世猶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

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

天子我丈人行也正胡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野

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伊川在得胡首虜萬

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

涂山徐廣曰涂音邪涿音卓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

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山海經云北鮮之

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

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

杵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御音得相御御音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武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爲其切

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

音皎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調納其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

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彼己將率詩云彼己之子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

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公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僻夏裔式倣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烟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幣藏未盡中權

考證

匈奴列傳○顧炎武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賣父○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賣父三傳

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賣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臣照按索隱引續漢書，蓋有訛脫字，今據後漢烏桓傳云：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又曰：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皇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若璩曰：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蒙恬傳作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卽位死，首尾實四年。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臣照按老固稱翁，但索隱於韓安國傳旣云聶姓，翁壹名，何於此復有異說也。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如淳云：以利中傷之。○徐孚遠曰：如淳之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衛青傳作代

郡太守友則及爲友無疑。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臣照按此下疑有闕文。然漢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臣照按案。隱讀作以便偏指。不參句。彼已將率句。席中國廣大句。氣奮人主句。因以決策句。誤也。應作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句。人主因以決策句。蓋謂言匈奴者。務調納其說。以便申其一偏之見。而不以彼已利害短長參之。其將率則席中國盛勢以奮其氣。人主就此輩決策。是以無功也。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媼。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參曾孫平陽夷

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

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廣曰步

一作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

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去聲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按居室署名武帝改

有一鉗徒泉中徒所居也甘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邑安侯陳嬰之

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元年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季須坐奸自殺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案晉灼云建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

故得不死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

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

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

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

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

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高闕山名。小顏云。一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於隴

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今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

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青

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

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即雲

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

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案水經云。上郡絕梓領。梁北河也。為北河作橋梁。

北河在靈州界。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伏於隱

虛實。執訊獲醜。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

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

曰音。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

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

歸。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

伉。伉，浪反。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

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

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

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顧祕監云：傅，領也。五

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隰渾。徐廣曰：隰渾在朔方。音庚。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

封賀爲南窳侯。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韋昭云：縣

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

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

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

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曰。正軍正也。閔。長史安。律都軍名也。長史。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濟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鷁。票鷁。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顏云。計其勁疾之貌也。票音類。妙反。鷁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張晏曰籍若胡侯行音胡漢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

生捕季父羅姑比

羅氏云

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

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

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

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

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

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

今案大夏在大宛之西

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

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一作剽漢書

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

烏熬

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漢案下有遼漢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

衆懾懾者弗取

文穎曰懾懼也懾說文云懾冀獲單于子 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

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

徐廣曰全一作金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驪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驃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居延傳張晏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書云楊武平驃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律也減什三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律也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音速捕稽且王音且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廣曰句音勾匈奴以爲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案二人並匈奴人也音勾匈奴以爲號從驃騎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案漢表作輝也合驃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

不遇。案謂遲留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

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庇為輝渠侯。

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禽梨為河棊侯。

徐廣曰：一作稠離也。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狎。

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

河塞。音胡旦反。言匈奴右地渾鄂王降，而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

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

音胡旦反。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本國之俗而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案幕即沙漠。古字少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

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

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

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

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案孫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

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

已昏。漢匈奴相紛拏。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以言所殺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

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音值。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

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明也。然黎明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寘音田。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

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儻

賈前將軍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音離。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

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

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應劭曰。粥一作允。駟案

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以誅比車者。灼曰。王

號也。音必耳反。比。轉擊左大將。書名雙也。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濟弓閭也。晉灼曰。水名

字讀。獲屯頭王。駟案。漢書音。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翰海。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

在沙。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同卓遠也。以五千

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音余。與不。失期。從至橐佉山。音桃徒。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

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劉氏復音伏。

書專作制。並音專。小顏音之。克反。軒音居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

武侯安稽。音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音敢。李

校尉自爲爵大庶長案徐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案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

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有氣敢任案謂果天子嘗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城蹋鞠案徐廣曰穿地爲營城鞠戲以皮

鞞按鞞鞞書有域說篇卽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

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悼之發屬國玄甲案屬國卽上分置邊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案崔浩云去病破昆

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

東者是去病冢上有壑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

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闕土服遠曰桓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子嬪代侯

嬪首市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

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元封五年，徐廣曰：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

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

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案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

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

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

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

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

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

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朔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元鼎六年，徐廣曰：以浮沮將

軍出五原。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

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望。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邳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

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音于。杆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

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音沮。豆之俎。雲中人。今嵐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

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

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

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按西河郡。今邠州。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

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勝州。今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

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

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

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賓願將軍觀古名

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綰不肖

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音預。與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案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處。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劉姚繼踵。再靜邊方。

考證

衛將軍驃騎列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臣照按費袞曰。人奴之爲一句。生得無笞罵卽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爲伍之生。其說亦可通。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漢表作一千戶。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表從平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索隱。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中公弟子也。

誅全甲。○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慶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令史記於短兵下。无慶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注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注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敘驃騎之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校尉僕多有功。索隱。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臣照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建

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則是僕朋爲誤。非僕多誤也。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按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尙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仍與之勞。○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興。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違行殊遠。○臣照按違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違優。按卓古通違。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兮。卓一作違。

元封元年。嬪卒。○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臣照按驃騎將軍。武帝特立此名。以寵去病者。本傳元光五年。公孫敖爲騎將軍。此驃字蓋衍。

冢在漢中。○程一枝曰。蘇建家在大猶卿。張騫家在漢中。二家字一本作家。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臣照按正義謂涼肅等州句。謂字上疑脫酒泉二字。

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表》云菑川國文

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

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

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

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

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

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表》謂以儒術飾文法如二歲

中。《一云一歲》徐廣曰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

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

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章昭曰。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此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案人

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

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

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

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

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

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

病。何恙不已。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

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

竟。以丞相終。案漢書曰。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詣關內侯。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

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

侯

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禮還師振旅之樂。周禮應劭曰。大凱。周禮。春秋蒐。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音糜。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一作斥鹵。地多水澤。又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睡。音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軻，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樂音岳，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

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駟案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

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虜虜音

巨鄒氏本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

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上猶尚也貴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

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案尉官也佗趙佗

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章昭曰監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

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

陳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

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壤地進益也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東夷也

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城名音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

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集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集徐廣曰：佗史記本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集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子弟分封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

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按徐廣曰。孔車。浚。渡。戶交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人也。沛有浚縣。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

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集解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之

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角較。較音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勅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

知鴻鵠之志也案謂公孫等未遇為遠迹羊豕之間方案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非遇其時

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

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見主

父而歎息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

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

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磧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

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案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龍備

樂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蠶

考證

平津侯主父列傳。二歲中至左內史。集解。徐廣曰。一云一歲。○臣浩按。一歲中爲是弘以五年對策。卽於是年爲左內史。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嚴本姓莊。漢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臣照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則此佗字疑衍。

弘爲舉首。○王若虛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後聖不循。○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徐孚遠曰。封泰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卷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南越都廣海縣尉佗者真定人也。尉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章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

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案戰國策云。吳起置桂林南海象郡。地理志云。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以謫徙民。陟革反。音與越雜處。十三歲。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二世元年。并天下。八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出。即穴流東泉。因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尉徐廣曰。爾時未嘗都。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秦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

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章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為南海尉。囂死。

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滄並作滄。音年。結反。漢書作滄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楊下。滄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滄。今本有滄。滄及滄。音年。結反。漢書作滄谿。音皇。又衛青傳有滄。滄關。未知孰是。然鄒誕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案謂

他立其所黨為郡。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章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

縣之職。或假守也。

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

縣之職。或假守也。

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

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

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韓安國。王恢。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

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

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

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漢書。悅作怵。章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

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

立。卽藏其先武帝璽。李邵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

反。膠姓。出邯鄲。及卽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

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

自未爲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安國姓。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

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

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

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也案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稱秦王案蒼梧秦王卽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

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章昭

爲介胄也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章昭以介爲特介者間也以言間特謀誅嘉等

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

太后怒欲縱嘉以矛案字林縱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案謂

也漢書作介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

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

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

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案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案徐廣與王太后弟

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

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侯建德為王。封高昌侯。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郡。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

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

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案功臣表成安屬郡。樛

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案龍亢屬黠國，漢書作黠侯。服虔作邛，晉灼云：藥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樓船十萬師。劭曰：應

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漢書云：下澗水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樓船十萬師。劭曰：應

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漢書云：下澗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為戈船。下厲將軍。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瓊曰：伍子胥書

有戈船以載千戈。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離水在零陵。通廣信。地理志云：零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因謂之戈船也。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江出南徼外，東通

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

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

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

至也。漢書：犂旦為遲旦，謂待明也。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呂嘉建德已夜，與

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都稽，徐廣曰：得嘉，封為臨蔡侯。案表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

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桂諭甌駱屬漢，三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為

侯。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藤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

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伏波將軍益

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

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驅，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膠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考證

南越尉佗列傳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按龍亢屬譙國。○臣照按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此處索隱注自相矛盾。

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旻。按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是上云：馭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騶徐廣說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建侯官是也。

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

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

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甌。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

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集解）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集解）徐廣據年表而爲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集解）劉氏縱音窗。縱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集解）徐廣殞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集解）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

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越州有若邪山。若邪。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錢唐、杭州、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案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祭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與

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章昭云在九江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徐廣云敖東越臣章昭云

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義曰音遼縈

繚嫫縣名服虔曰嫫音瑩劉伯莊音紆縈反福者城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

功莫封東越將多軍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

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實因秦餘驕駟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考證

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臣照按越爲楚滅子孫分散臣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爲王或爲君之言其實自相稱畧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尙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與搖皆已廢爲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閩越之民尙思舊德相率景從耳

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王滿者故燕人也案漢書滿燕人姓衛自始全燕時

嘗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遠東有番汗縣番音善蓋反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朝

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浪音傍沛反

地理志云浪水出遼東塞外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魍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浪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

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王險城在樂浪郡浪水之東也應劭注地理志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

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

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東夷小方數千里阻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

北二十里在京師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孫名也傳子至孫右渠其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誘一作譎說文云譎

譎也論曉也燕音才笑反

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

按裨王乃將士長。恐顏非也。卽渡。馳入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將之美名。拜何

爲遼東東部都尉。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

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

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

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

已降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

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

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

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

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剗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縣人。如淳云：和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集解徐廣曰：表云：長降漢書表。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集解駟案真番臨。封參為漑清侯。集解章昭曰：屬齊。陰為菽苴侯。集解章昭曰：屬渤海。啖為平州侯。集解章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集解章昭曰：屬河。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温陽侯。集解章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死亡多。當誅。贖為庶人。集解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集解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案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羌涉何，網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途伏法，紛紜無狀。

考證

朝鮮列傳，朝鮮相路人，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映，四應氏云五人，誤也。○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映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蜀之南，以什數，夜郎最大。劉氏數音所具反，郾氏音所主反，苟悅云：夜郎，犍爲屬國也。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爲姓也。漢昭云：漢爲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瀘州南，大江沿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今其西靡莫之屬，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爲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昆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邛都最大。北至檉榆，百餘里。漢檉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王屬國也。名爲嵩，昆明唐縣。徐廣曰：永昌有嵩州也。昆明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反皆嵩，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嶲。服虔云：徙笮，二國名。章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嶲。

音斯括地志云涿州本西蜀微外曰猶羌焉地理志云徙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劬云汶江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邰山本名邛邰山故邛人筰人界

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括地志云蜀西微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氏類也此皆巴蜀

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昆州即莊躡所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

楚莊王苗裔也楚躡音矩灼反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

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音案略通五尺道道廣五尺

處險阨故道纒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

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犍僮北臨大江古燹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音蒲北反服虔曰舊京

師有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音婆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

食蒙蜀枸醬蜀人以爲珍味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

美小顏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造云牂

牁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造云牂

牁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且闡有椽船柯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

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崔浩云：牂牁船牁，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餘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葆，自葆守而漸修成。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名。竹屬蜀。其郡縣也。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身毒，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

國至滇滇王嘗羗

集解徐廣曰嘗一作賞

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

集解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也莫

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

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

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集解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

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

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

集解即頭蘭常隔滇道者也

已平頭

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

集解應劭曰今蜀郡岷江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於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澧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澧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

擊滅勞澧靡莫

集解二國與滇王同姓

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

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搆剽分二方

集解西夷後被搆剽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

集解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徵莊躡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渡
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考證

西南夷列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集解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嶲○臣照
按華陽國志曰汝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笮蜀曰邛與徐所說不同
乃拜蒙為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集註右不宜在
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樛忽縱橫之
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案秦宓云文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
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張揖曰秩六百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
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
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

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

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

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案古

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

曰：「以琴中音挑動之。」張揖云：挑。挑也。以琴中挑之。挑音徒了反。挑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樓。得托

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容及

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

夜亡奔相如。不以禮為節也。郭璞云：婚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

以安。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

第俱如臨邛。」郭璞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

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鑪。章昭曰：鑪。酒肆也。相如身自著犢鼻褌。章昭曰：今三尺布

其無恥也。今銅印。與保庸雜作。案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章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滌者卓王孫聞而恥之。

其無恥也。今銅印。與保庸雜作。案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章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滌者。卓王孫聞而恥之。

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

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

監。侍上。郭璞曰。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

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

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郭璞曰。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

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爲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藉音假。以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

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

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

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眾罔彌山。郭璞

曰。罔也。今幡車罔也。彌。竟也。揜。兔。麟。鹿。射麋。腳。麟。徐廣曰。麟音音。駟。案。郭璞曰。脚。揜。足。麟。車。轆。罔

一脚也。鷺。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搗。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願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

也。如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

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云。特獨也。名曰雲夢。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邱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

澤。故有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葑鬱。隆崇。嶽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郭璞案。漢書

蔽。日月虧。缺。半見。案。漢書注。此卷多不。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

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出少室山。聖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堊。也。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

武都山谷與錫碧金銀。謂玉之青白色者也。碧。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

曰。赤瑾也。見楚琳璿琨瑀之金者。案。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琨。石次玉者。瑀。瑀山名也。出善金。戶子曰。昆吾

辭。玫瑰。石珠也。琳璿琨瑀之金者。案。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琨。石次玉者。瑀。瑀山名也。出善金。戶子曰。昆吾

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瑊玕玄厲。案。漢書音義曰。瑊。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瑊。石武夫。玉。案。漢書音義

精。案字或作昆吾也。瑊玕玄厲。案。漢書音義曰。瑊。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瑊。石武夫。玉。案。漢書音義

曰。瑊。石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案。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

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莖。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

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麝。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

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爲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蒨。埤蒼云。齊。蒨。一曰。鷲。字。林。曰

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鷲。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

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江離。蘼。蕪。諸蔗。獐。且。

白子黃亦二樹 其上則有赤猿 螻蛄 徐廣曰音劬柔 皆猴類 鷓鴣 孔鸞 騰遠射干 郭璞曰鷓鴣鳥

也 駟案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 孟康云騰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蝮蛇 羆 郭

遠鳥名非也 司馬彪云騰遠蛇也 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與雲霧 兕象野犀 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江

小也 爾雅應劭云紆音顏章昭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 兕象野犀 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江

獼犀頭似援一角在窮奇獨挺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駟馭之駟 郭璞曰駟騶騶案漢書音義

類漢書無此一句 窮奇獨挺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駟馭之駟 郭璞曰駟騶騶案漢書音義

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 乘雕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旃 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 曳明月之珠旗 案漢書

豹駕之以當駟馬也 乘雕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旃 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旃 曳明月之珠旗 案漢書

音義曰以明建干將之雄戟 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鉅干將所造也 應劭

月珠綴飾旗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 周禮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 鉅音 左烏嗥之雕弓 黃帝乘龍上

是方周禮治氏為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 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 左烏嗥之雕弓 黃帝乘龍上

巨案周禮治氏為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 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 左烏嗥之雕弓 黃帝乘龍上

云小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鳥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樓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

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鳥

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右夏服之勁箭 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陽子仙陽陵子織阿月御也 韋

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 陽子驂乘織阿為御 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陽子仙陽陵子織阿月御也 韋

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 陽子驂乘織阿為御 郭璞曰案漢書音義曰陽子仙陽陵子織阿月御也 韋

秦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織阿古之善御者 案節未舒 司馬彪云案節而行得

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也 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 案節未舒 司馬彪云案節而行得

節故曰案節馬足未展 卽陵狡獸 麟 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 餘音塗 乘遺風而射游騏 郭璞曰遊騏

故曰未舒亦為得也 卽陵狡獸 麟 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 餘音塗 乘遺風而射游騏 郭璞曰遊騏

馬而轉駒 餘音塗 乘遺風而射游騏 郭璞曰遊騏

風千里馬爾雅曰駕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 呂氏春秋云遺風之 儵 聃 淒 洌 反洌音力詣反 駟案漢

乘古今注曰秦始皇馬名章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麒麟音攜 儵 聃 淒 洌 反洌音力詣反 駟案漢

乘古今注曰秦始皇馬名章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麒麟音攜 儵 聃 淒 洌 反洌音力詣反 駟案漢

皆疾貌。曰：奮動標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背。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詘。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音屈。說文云：飢，勞也。燕人謂勞為飢。微音古。堯反。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如淳云：鄭女，夏姬也。被阿錫也。錫布也。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曼姬，楚武王夫人鄧也。被阿錫也。錫布也。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鮮支，雜織羅，垂霧縠。如霧垂以覆頭。裴積，褰縞，紆徐委曲，鬱橈谿谷。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也。蘇林曰：褰，縞縮蹙之也。縞，音側。救反。音助。革反。戴音在。代反。曲字。林音邱。欲反。粉粉，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反。下方非反。揚旆，卹削。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飾髻，髻也。扶輿，猗靡。餘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喻呻萃蔡。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起也。萃，蔡衣聲也。章昭云：呻音呼。甲反。郭璞云：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翠繆繞玉綬。飾也。郭璞曰：綬所執以登車。顏云：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織也。玉綬，以玉黃唯六，翻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翠也。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立於衛，不知者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鵝鵝。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郭璞曰：欲疲極也。謂其倦者，欲有倦游者。

出織繳施郭璞曰繳音斫弋白鶴連駕郭璞曰野鶴也駕音加爾雅云舒鴈鶴也爾雅云舒鴈鶴也雙鶴

下玄鶴加郭璞曰玄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怠而後

發游於清池浮文鵠郭璞曰鵠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揚桂柶案章昭曰柶音也張翠帷建羽

蓋罔瑋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耶反小者為

實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郭璞曰龜案漢書音義榜人歌郭璞曰榜音權聲流喝郭璞曰徐廣水蟲駭

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礮石相擊破礮礮礮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

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樂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

將割輪淬自以為娛郭璞曰淬千內反駟案郭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王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

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郭璞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

暖苾勃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瞻盼軋泐徐廣曰瞻音田人反盼一

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

慵旄摸犛徐廣曰慵音容獸類也犛音理一音茅馴案郭璞曰旄旄牛似熊庫脚銳頭犛牛黑色

節生毛摸白豹也似熊庫脚銳骨無髓食銅鐵沈牛麀麀麀案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赤首圓題

音陌聲音狸又音茅或以爲猫牛毛可爲翻是也

窮奇象犀郭璞云漢書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其北則盛夏

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浸凍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

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

馱馱驢騾馱音其恭反驢騾音顯奚馱馱音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途樓閣間重坐重華榭壁璫頭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

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重坐重華榭壁璫頭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纒屬步欄周流

爲室潛通臺上者郭璞曰平製山以爲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

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循音食尹反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青

蚪蚴蟻於東箱反蚪力糾反象輿蛇蟬於西清西箱清淨地也

靈園燕於閭觀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張揖云僮倭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僮倭漢書

人名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高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醴泉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厓音之忍反。欽巖倚傾，峩峩磔磔。

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楫反。又字林音磔才匣反。磔五匣反。刻削崢嶸。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

叢生。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者也。璿玉旁唐。郭璞云：璿，薄瑩文鱗音彬。璿音班。璿，赤瑕駁。磔

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雜番其間。徐廣曰：雜，一垂綏琬琰和氏出焉。綏，一作朝采。璿

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於是乎盧橘夏孰。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

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虛橘也。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

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黃，甘橙，棲音漆。橘屬曰：枇杷，燃柿音而善反。果也。

上覆，裏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棲音漆。橘屬曰：枇杷，燃柿音而善反。果也。

謂之椹，椹齊都賦云：椹棗楊梅。核其味，馮廣曰：棗伐然，棗以為杓音動。棗椹厚朴，梨音而善反。果也。

椹熟也。厚朴藥名也。椹棗楊梅。核其味，馮廣曰：棗伐然，棗以為杓音動。棗椹厚朴，梨音而善反。果也。

櫻桃蒲陶。舍桃曰郭璞曰：蒲陶似燕，真可作酒也。江南荆揚異物志：其實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音荅，咽案郭璞曰：鸞車下李也。椹實似櫻桃，椹似李，椹音遠，椹音杏，隱夫鬱棗，椹椹荔枝。椹一作廣。椹

雞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醉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

荔字或作離。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鮑丘陵。鮑音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

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櫟似檇，葉冬不落也。華汜，檇櫟。

說文云。黼。黑身白鬣者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云。互相經過。天矯枝格。假蹇杪顛。天音

帶。手有長白毛。似搨板也。樹共戲。恣態也。天矯。類申也。於。是乎險絕。絕。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在斤反。爾雅云。捷垂

條。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蹕稀間。蹕音郭璞曰。蹕。縣。也。託鈞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若此輩

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說文云。庖。廚屋。鄭玄注。周禮云。庖。言苞也。百

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徐廣曰。苞。其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

也。拖蜺旌。以五綵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旌。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

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

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爾薄矣。晉灼云。鼓嚴簿。縱獠者。曰。鼓嚴。嚴。鼓也。簿。爾

簿也。爾。謂鼓嚴於林。薄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車騎蠶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

散別。追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夷虎屬也。郭璞曰。貔。執搏。豺狼。似。猶。白色。說文云。狼。爪。手。能。罷

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沿春而出也。足野羊。千斤。手足。謂拍。踏。踏。殺之。蒙。鷓。蘇。徐廣曰。蘇。尾

鷓。尾也。蘇。析羽也。張揖云。鷓。似。雉。雞。鬪。死。不。却。案。蒙。謂。覆。而。取。之。綺。白。虎。曰。綺。謂。綺。絡。之。郭。璞。曰。蘇。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鷓。音。曷。洪。疑。注。云。鳥。尾。為。蘇。也。徐。廣。曰。綺。音。誇。咽。案。郭。璞。白。虎。之。被。函。文。郭。璞。曰。著。斑。衣。與。服。志。云。跨。野。馬。乘。之。也。陵。三。變。之。危。曰。三。變。三。成。之。山。下

縞也。被函文。郭璞曰。著斑衣。與服志云。跨野馬。乘之也。陵三變之危。曰三變。三成之山。下。積。歷。之。坻。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雀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豸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格瑕蛤鉦猛氏義曰瑕蛤猛氏皆

獸名音灼曰蝦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冒騾裏射封豕萬里兩音鋸屬封豕大猪箭不苟

害解脰陷腦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陷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

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浸潭猶漸冉也漢書儵復遠去郭璞曰流離輕禽蹙履狡獸

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麟音銳一作惠也麟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軼赤電遺光耀廣曰超

陵赤電電光下追怪物出宇宙來今日宙許慎云宙舟與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變繁弱反文穎云鸞

牽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滿白羽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為射游臯櫟蜚虛郭璞曰臯

頭龍身神獸櫟梢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蘇殢仆的徐廣曰射準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

駭謂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麟音乘虛無與神俱張云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麟玄鶴亂昆雞

名曰鷲鳥也音梢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鳳前麟後雞喙燕頰蛇頭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

皇經云其狀如鷲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

捷鴛雛掩焦明似鳳皇皇宋衷曰水鳥也張揖云鷲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鷲明狀道盡塗彈迴

車而還招搖乎襄羊襄羊猶仿伴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率乎直指關乎反鄉蹶石闕歷封巒

過鳩鵲望露寒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音括地志

雍州萬年縣西馳官曲滑鷓牛首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山林苑西登龍臺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

細柳在昆明南柳市觀名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麟轢轢乘騎

之所蹂若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音劇驚憚懼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音劇張揖曰臺張樂乎轆轤之字音葛

郭璞云音噴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音郭璞曰木貫鼓中奏陶唐氏之舞

聽葛天氏之歌以歌張揖云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敬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逢草木四曰節五穀五曰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音徐廣川谷為之

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音張揖曰

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謠員三人楚詞文成顛歌音郭璞曰未聞也文穎曰文成遠西縣名

字即漢族舉遞奏音徐廣曰金鼓迭起鏗鎗鐃磬洞心駭耳音郭璞曰荆吳鄭衛之聲詔漢武象之樂

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音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激楚急

結之急風以為節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音秋鞮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

前列女傳曰築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曼澤音郭璞曰姣冶嫺都音郭璞云姣好也都雅

妃伏義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音郭璞曰姣冶嫺都音郭璞云姣好也都雅

音脩容乎禮園正禮所以自翺翔于書圃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田

獵乃射詔又歷放怪獸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

之內靡不受獲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漢書作

也音許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司馬彪云羨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

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

容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辟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

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

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相如為郎數

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張揖云蒙故鄆陽令為郎中使

反發巴蜀吏卒千人蜀二郡名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輿法漢書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

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闔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

馮故言右至非也案姚弋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

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渠帥也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與法制故驚懼蜀人也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

燔燔案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

馳攝音女賴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

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

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夷曰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

計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案謂公是時邛笮之君長

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律者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謂請置漢

今為定笮縣皆屬越笮郡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

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歲運補大縣令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蜀人以為寵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桓橋

軍解去平原君負囊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桓橋

駟馬不過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

晚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

為內臣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除邊關關益斥張揖曰斥廣也西至沫若

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徵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南至特柯為徼張揖云徼塞也通零

關道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鑿道通南中置越關道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鑿道通南中置越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

敢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

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高祖惠帝高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從驩定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服虔云夷種結軌還轅張揖云結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

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案羈

不贖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

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持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

說張揖云惡聞者曹之言也包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

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

異也案常人見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云非常之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

異也案常人見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云非常之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

異也案常人見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云非常之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

淳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踣隘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流躡河。漉沈瞻苗。徐廣曰。漉。音鹿。苗音災。漢書作灑。沈。沈音深也。漉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案謂非獨人勤。禹亦

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腠。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腠。種也。一作腠。音漆。膚理也。觀其

曰。胝。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腠。歷不生毛。李頤云。胝。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握齷。細碎握齷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故駟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駟案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濶衍溢。案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罄夫為之垂涕。徐廣曰。罄音戾。字或

作戾。蓋古戾字。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二方

謂西夷邛巂南夷犍牁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駟案漢書音義。以沫若水為關。徼犍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遯不閉。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閼昧。得耀乎光明。阻深

漢書作留

漢書作留

漢書作留

爽三蒼云。咎爽早朝也。咎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案徐廣曰。提作禋音支。說文云。禋安也。音市。

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

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案張揖云。合

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案徐廣曰。咸一作函。聊案

之上。案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

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

符。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

而辭避。案敝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

獵。案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整屋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案張揖曰。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奔孟賁。古

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案蔡邕曰。古者諸侯。武

盡弄之也。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集韻徐廣曰：檝音巨月反。鈞逆者謂之檝矣。周遷

與服志云：鈞逆上者為檝。檝在銜中，以鐵為之。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

過宜春宮。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

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陀之長阪兮，陂，徒何反。盆，入曾宮之嵯峨。全並也。案漢書音義曰：臨曲江之

隍州兮。曲岸頭也。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原在西北是也。望南

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澀澀兮。集韻徐廣曰：澀音力工反。澀澀古江反。晉灼通谷澀兮，澀音澀。澀音

加反。汨減喻習以永逝兮。許及反。漢書作鞞鞞然輕舉意也。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塙薶兮。愛謂隱也。

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瀨，說文云：瀨，水瀨沙上也。瀨，彌節容與兮。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

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覓邈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昊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昏天，六為廓天，七為滅

天八爲沈天鳴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六百石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

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反形容

甚臞徐廣曰臞瘦也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去妻子如脫履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

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爲竿旄

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葆者垂旬始以爲慘兮拙彗星而爲髻駟案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懸於葆下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駟案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也攬攬搶以爲旌兮書云天攬

長四丈末銳天搶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靡屈虹而爲綯駟案漢書音義曰綯屈虹之綯紅杏渺

以眩溘兮焱風涌而雲浮駟案漢書音義曰旬始風虹氣色紅杏渺深遠眩溘混冥合也紅或作虹駕應

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騖赤螭青蚪之螭駟案漢書音義曰螭龍之形貌低印天嬌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也張揖曰据直須

據驕音居召反蠓以連卷章昭曰蠓龍之形貌沛艾赴蜺佻以佻儼兮駟案漢書音義曰起蜺

張揖曰起蜺牙跳也起音居幼反蠓音許救反佻放散畔岸驥以屏顏駟案漢書音義曰起蜺

舉頭也佻音魚乙反佻音勑吏反佻音魚吏反佻放散畔岸驥以屏顏駟案漢書音義曰起蜺

服上驥注云蹀躞鞞鞞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忱奠以梁倚蹀音勑略反鞞鳥葛反鞞音曷綢一作雕奠

張云巖巖鬼嶼不平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夸竭渡九江而越五河。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仙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出女國北阿傳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萬。杭絕浮渚而涉流沙也。絕渡也。浮渚流沙曰杭船。奄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肅張掖縣南山下。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音義曰靈媧女媧一作貽。馮夷河伯字。息總極汎濫水嬉兮。極葱嶺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音義曰靈媧女媧一作貽。馮夷河伯字。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姓馮。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使也。華云雷師也。天神。誅風伯。張云風伯字。而刑雨師。有雨師祠。西望崑崙之軌。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飛廉。而刑雨師。有雨師祠。西望崑崙之軌。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魏昭成帝建國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鐵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儂達山亦名崑崙山。恆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媧水今名為滸海。出書於西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也。泐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閭闔而入帝宮兮。韋昭云閭闔天曰西極之山。載玉女而與之歸。青要乘弋等也。舒閭風而搖集兮。中楚辭云登閭風而縹馬也。亢烏騰而一止。龔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曜然白首。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瞳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戴勝而穴處兮。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華勝之。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云三足鳥青鳥也。主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謁來兮絕道不周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霞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廣曰噉

章音昭曰瓊華玉英騶案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貫列缺之倒景兮張云豐崇雲師

涉豐隆之滂沛騶案漢書音義曰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

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騶案漢書音義曰玄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上假兮超無有而獨存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

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所忠姓

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武廣曰率

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徐廣曰邈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葳蕤風聲

紛綸葳蕤風聲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胡廣曰紛亂也淪沒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

君騶案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

章昭曰疇誰也言順胡廣善必昌逆失必亡胡廣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五三五帝

善必昌逆失必亡胡廣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五三五帝

也。三王也。案六經。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邳縣。邳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邳。爰於及也。邳大也。盛也。樊。大行越成。義曰。行道也。文王光云。邳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後聲教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矣。駟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遵也。湛恩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駟案漢書音義曰。繼。謂成王也。二於文武者。道揆厥所元。終都攸卒。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燦涌原泉。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湧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關泳沫。邇近原本也。迥遠。關廣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關泳沫。邇近原本也。迥遠。關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首惡湮沒。闇昧昭皙。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章昭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皙。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章昭曰。面。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藥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藥一莖六穗於庖。藥瑞禾也。藥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以供祭祀。藥鄭德云。犧雙觥共抵之獸。漢書音義曰。抵音底。駟案藥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藥。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藥也。犧雙觥共抵之獸。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觥。角也。抵。一本也。武帝獲白麟。兩獲周餘珍。收龜于岐。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駟案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馮河不下來。余
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
兩角。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仙人名也。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

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微，夫斯之為符
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

道。周也。讓，漢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讓，可封禪而不封。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愾。駢案
禪為讓也。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愾。駢案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愾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文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
況榮。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當是也。於
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

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
云：蓋詞義典實，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陛下

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駢案：章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祗
祗天神山嶽也。與章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

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駢案：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
屈。駢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說者尚何稱於後。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則榮而云七十

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則榮而云七十

二君乎。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尙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

爲進越。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勳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宋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

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也。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音廢

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將襲舊六爲七。增一仍舊六爲七也。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

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

者用此。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駟案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

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駟案漢書音義曰詩歌

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駟案漢書音義曰油油

然下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

曰何所畜。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漉之也。徐廣曰古布字作專。胡廣曰汜普。萬物熙

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顯位名山大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言君何不行封禪也。邁般般

之獸樂我君囿。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攸攸睦睦君子之能。和貌也。徐廣曰攸音晏。

案漢書音義曰晏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茲亦於舜

虞氏以興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游靈時騶案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宛宛屈伸也采色炫

燿熒炳輝煌音晃輝音寬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

載揆其此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知諄止純反告之丁寯騶案漢書音

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騶案漢書音義曰寓寄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

然有語依類託寓諭以封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也騶案漢書音義曰寓寄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

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

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州陽城縣西北二

十二封于太山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廣曰蘇

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

以之顯章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易以天道接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章昭曰

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

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

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貴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駟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考證

司馬相如列傳名曰雲夢。索隱裴駘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臣照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在孫叔敖前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

芷若射干。○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上云。鷓鴣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赤猿。蠶犀象。野牛。窮奇。獫狁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榘枿豫章。正義案温活人云。○臣世駿按活人書名。卽本草也。温字疑衍。

右以湯谷爲界。正義言右者北向天子也。○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奉世漢書刊誤。亦云右當爲左。

秋田乎青邱。傍徨乎海外。正義服虔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郭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今本山海經注。無上有田三字。亦有國者。海外東經。又有青口國也。

葳橙若蓀。○焦氏筆乘曰：葳橙，李善本作葳持，葳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蕪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葳持缺，故詳具之。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賈逵云：賓，伏也。○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之。其爲禍也，不亦難矣。○顧炎武曰：衍亦字。

逃聽者風聲。索隱：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凌稚隆曰：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之聲謬。

藁一莖六穗於庖。集解：徐廣曰：藁，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鄭德云：藁，擇也。說文：嘉禾一名藁。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藁也。○楊慎曰：徐楚金云：藁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王若虛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困學紀聞曰：江氏棗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史記

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謂悔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集解徐廣曰。九江。應江。衡山。豫章也。自上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漢書作襲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令從者魏敬到之。到。謂到。古鼎。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謾音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

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管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

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

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

聞。集文穎曰：忌，蘭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舂。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

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

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邛九折阪。又有郵置，驪案張晏曰：嚴道蜀道。遣

其子子母從居。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鼓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

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謂他事。盡誅所與

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

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汝公淮南王也。

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州。雍州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

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

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案漢書音義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

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內有承黃帝顛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

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

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子。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名其父名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

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

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

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

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詔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

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徐廣曰：詞，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鄧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問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王本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

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詐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案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靈被巧，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案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案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案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曾有詔卽訊太子。案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案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靈被事耳。王自度無何，案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也。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靈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所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謂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卽中尉至。及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

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

等案輿地圖。輿地輿圖。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輿志。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

膠東王。不卽常山王。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

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

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

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

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

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

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國離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

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

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

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

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禮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

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國離徐廣曰。在梁碭

之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

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

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

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

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時所居也。如淳曰：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

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以爲子。兄秩數

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錄者兄弟數中。服虔曰：不省。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

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

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

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

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

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

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

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

燹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

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作嘯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則死二計耳。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且吳何知反？兵反。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章昭曰：淮南臣先要成皋之口。灑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故武關在商州商洛。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舉關也。即成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

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鏃鑿棘矜也。劉氏鏃音吾裏反。鏃音自各反。又鏃鄒音機。鏃音廉。公曰：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亂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消反。即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

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

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蘇林曰：一歲爲耐。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

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

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

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

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君冠。賜御史。崔浩云：一名解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

丞相，一日發兵。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

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欲之耳章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

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縣名在江西南徐廣曰在江夏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州也江都揚

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

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

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

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

殊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

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

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

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共議也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
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集解徐廣曰宗室近幸臣
比吏而非真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集解蘇林曰以
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卽位凡四十
二年元狩元十年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曰集解徐廣
安國以陳
縣爲都又爲六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集解衡山
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
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
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
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
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
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
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集解徐廣曰
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

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與客姪。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案漢書音義曰。傳母。鴈。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姪。無采與奴姪。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救。漢書作救。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邱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卽

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案漢書表李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輶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考證

淮南衡山列傳。廷尉臣賀。○臣照按漢百官公卿表。張釋之以孝文三年爲廷尉。終文帝世不遷。此廷尉賀不知何人。疑有訛字。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容齋續筆曰。高誘作鴻烈解。敍及許叔重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亦使曲城侯集解。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功臣表。蟲作蠱。

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郊也。○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蠶被也。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振。西京賦作振。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爲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呂氏春秋及宋世家。皆以爲箕子。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臬之口。集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徐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與古人姓名同也。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闕文疑秦地二字之誤。

產五十萬以上者○一本產上有家字。

王安自剄殺集解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臣照按年表安在位四十三年元狩元年自剄徐廣殆以夏正十月當屬元朔六年故只作四十二年乎否則二字狩字誤信哉是也○一本作信哉是言也。

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徐廣

時而出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

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

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

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

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

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集解駟案皇覽曰孫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

敷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

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

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以子產為相鄭相子期亦鄭之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

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賈音價謂臨時三年門不夜關徐廣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

年士無尺籍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

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魏驪案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韓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

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愆。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筮。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

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

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音鼻，比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

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

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

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集解應劭曰。傅

將素伉直。黯傳善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黯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

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

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

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音陟。戇。愚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集解徐廣曰。上

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音論音庚。案漢書作瘡。瘡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

視之。

集解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牀視之一云。潤廁也。廁牀邊側。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東曰。今御武帳。置兵。圍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

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

如淳曰。紛亂也。

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

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

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路洞反。音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

魚列反。音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丁禮反。音

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

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

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

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

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馬。贖音時夜反。或匿馬。贖除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買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集韻如淳曰。按三輔黃圖。高門殿。云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於邊關乎。集韻應劭曰。闡。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闡。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韻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謂今日後即召君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舞猶弄也。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

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

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案漢書作假宏。始事蓋侯信。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

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

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梁

孝王之將。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處也。請賓客便。曰。諸

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驛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

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

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殿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傲人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爲大農傲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任見舉者傲音耶就反集解驪案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傲也集解任人謂保故下云多逋負也幸較字亦作酤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酤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幸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集解落猶散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集解徐廣曰邳一作邳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馬。積薪與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怡旃。

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爲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儒學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卽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

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

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

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錄一作繆。徐廣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爲文侯師。

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尙存也。

子張居陳。陳州今澹臺子羽居楚。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汾州今子貢終於齊。青州今如田。

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

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阮術士。阮術士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相傳以

秦阮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

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

墳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爲陳涉博士。世孫名鮪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適音旬月以王楚不滿半

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

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

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

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顏云陳稀盧縉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

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

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

章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於齊則轅固生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常山王太傅言尙書自濟

南伏生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

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

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皆弘奏請之辭制曰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

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

太常臧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可教道藝也殷曰序言舒禮教也

周曰庠言詳審經典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

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

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音時上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音時上

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

故案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

右內史案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

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

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括地志泮宮在

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案漢書云呂太后

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卽郢客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案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

帝元年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肯靡申公曰腐刑徐廣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

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案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

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軺傳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傳所。謂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闕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兩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

觀之理國理身而已。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雖微妙難通。然近而

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

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

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

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

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集解曰。駟案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

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音肥。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

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集解曰。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

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

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案漢書曰：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

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謂兒寬家貧。為

公羊灼煮為養。案有斷養卒。斷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

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

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

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

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是矣。案孔臧與安國云：舊書潛於壁室。欽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

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

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公戶姓滿意名也。案桓生。單次。單音善。皆常為漢禮官

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案商

姓。墨名。字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木。墨音劬。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墨。傳野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孫。子乘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家堅。堅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駢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案徐廣曰。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案仲舒事易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案徐廣曰。建元六年。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案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魏國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瑕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

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曲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中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幘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駟謂比儒生於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欲求能治尙書者○尙書疏曰尙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尙書○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

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斷雕而爲朴。應劭云。削瑠爲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斷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道德不在嚴酷。章昭曰。在彼不在此。謂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量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魏晉徐廣曰。屬河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

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趙王彭祖也。野處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

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處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閻氏。魏晉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蹇。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

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蹇。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

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

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

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

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

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魏晉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漢書作寓

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

郅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集解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集解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

溼薪。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案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集解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

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邳都爲守。始前數都尉。集解數音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邳都如此

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

召寧成爲中尉。集解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其治效邳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惶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

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集解解音紀。買反。脫音歸。家稱曰：仕不至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集解賈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

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集解餘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集解由

以宗家任爲郎。集解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然

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

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集解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

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也。案均等也。茵。車孽也。言二由後爲河東

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

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潑人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部國后稷所封漢潑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都府史用廉為令

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案漢書

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

諸律令徐廣曰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

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

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章昭云爰換也古者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

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罪備具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章昭曰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

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

即位掾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刻於守職之吏

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

爲沒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曰姓魚也及列九卿

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音附乃請博

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奏事即譴湯

應謝徐廣曰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

用諸掾語故至於此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非常釋聞蘇林

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罪案費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

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徐奇曰先見上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湯至於

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

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闔。爪牙臣。乃交

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

大夫。元狩二年。徐廣曰。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

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

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井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

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蔡莊青翟爲丞相。徐廣曰。時李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

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

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謂塞上

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

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悲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繼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集解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集解周未。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爲朱買臣爲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集解駢案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行長。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入短其語。隱諱用相激怒。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

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田信等。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

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

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

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

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

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

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

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

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說文云。剽劫人音數妙反。縱有姊姁。

李奇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

縱爲中郎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

藉也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

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案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姁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

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

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案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

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案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

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桎

鉗緒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贈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獵民佐吏爲治案謂

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案謂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案謂

擊必張羽毛也案謂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

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噉之。噉音徐廣御。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緡音可方受之。緡音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緡音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緡音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

格沮事。緡音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緡音可使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緡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緡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緡音徐廣馮翊。少時椎埋為姦。緡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

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

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

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

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

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梨音

犁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

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緡音徐廣曰。徒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敢

服

者而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集解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

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集解莊音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

將梁侯，爲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

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集解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

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集解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伯音阡，陌音村，落音阡，陌音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

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案焄音熏。

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

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集解徐廣

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

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

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

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自温舒等以

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

免白政楚有殷中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

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

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

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

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書音義曰沈

藏匿也命亡逃也發覺之法章昭曰沈沒也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

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廩丞。百

太僕屬官有大廩。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

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

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

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今岐

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杜氏譜。南陽杜衍人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

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希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

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

平。不循三尺法。駟案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

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

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

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

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邳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

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

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

者足以為戒。【集解】徐廣曰。一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本無此四字。

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集解】徐廣曰。一作成。【案】推音直。追反。滅作成是也。謂推擊之以成獄也。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集解】蝮音複。蛇屬。鷲音至。鷹屬。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

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卽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卽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宛音苑又于袁反見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氏音

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以其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椀也單子以月氏王頭為飲器

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

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

父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俱出隴西經匈奴謂道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

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謂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人導引而至康居也

發遣騫西也

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屈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南于嬌水北為王庭漢書云長安萬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

夏而居君也既盡也大夏國在嬌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

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漢劉氏云不得

其要害然頗是其意留歲餘還並南山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

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欲從羌中歸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死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

堂邑父為奉使君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

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案外

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乘中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朶于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扞朶國名也音汗

與扞朶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塞外得水為海也漢書云鹽澤玉門

是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闐。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十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真。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注。渤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渤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于真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師即車師也。姑師。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曰不土著。徐廣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大衆。大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

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及爲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

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

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

爲錢錢如其王面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章昭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王死輒更錢效

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柔者章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

條枝北有奄蔡黎軒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犀火浣布珊瑚

璘珀琉璃玕朱丹青碧珍石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璧

礎馬海中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取其皮布秦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

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風皮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

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

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

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騰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

居也其人穴

條枝漢書作犂鞞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

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鷄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

餘食大麥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

之術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

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象云岷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

食也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

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

阿耨達山即岷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

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岷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岷嶙山南女國在于真國南二千七百里于真去京九

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岷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

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嬌水南

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

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

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

州也。筈，白狗羌也。南方閉塞，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塞，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滇，徐廣曰：一作城。昆等州皆滇國也。其而蜀賈茲出

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

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案張騫封號

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

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

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漢書：父名難兜。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曰：識。徐廣

衛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街之。史記亦作噉字。噉音衙，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

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

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

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罂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魏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魏晉灼曰淳曰質

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

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義曰發易書以下云神馬常從西北來得烏孫馬

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

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

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

此初郡謂之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

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

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

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

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集解徐廣曰。卽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廣曰。恢

亦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

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泥野侯。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爲中郎將。元封三年。王恢爲中郎將。

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於是酒泉

列亭鄣至玉門矣。集解章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章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括烏孫以千匹

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集解駟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

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

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集解章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

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架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瓚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

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錢字。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徵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案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孔文祥云。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驢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曰。案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

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軍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徐軍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樂晉灼曰。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徐廣曰。空一作宐。蓋以水

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也

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也及載精給

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

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

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

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

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

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

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

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

十四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昧音末蔡先葛反與

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龔謂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龔謂駟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

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集韻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燉煌集韻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

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集韻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

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集韻惡音烏於何也。暗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真于何見河出崑崙乎

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

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故言九州山川

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真。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集韻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

耳。而苟悅作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放効失之矣。

考證 大宛列傳為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

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

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宄。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臣照按兩空字，或作宄。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宄字耳。水宄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集解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集解謂言文之敝小人以儻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集解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集解謂春秋案

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讀

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皆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孟行音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莊子云原

室蓬戶不完。以桑爲樞。而懸也。裼衣疏食不厭死而已。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

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音厄而不

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

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徐廣曰在廣川。徐廣曰在廣川。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

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

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以言小窮則竊國者

侯。侯之門。仁義存。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

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

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

許是此。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人非耳。

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以或反。音莫不稱

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

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音罔。扞。卽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

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

音鞦。徐廣曰。音雖。鞦。案漢書音義曰。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

也。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

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

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音博。好六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

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音矚。案

為郡都所誅。陳周庸。姓周名庸。陳國人。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郿，陝音如冉反。郿音紀治。

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河內軹人也。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

飲酒，少時陰賊，心忍害。以內。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亡命也。案謂剽攻不休，及鑄錢

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

喜為俠益甚。性喜為俠也。蘇林云：言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

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遺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

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

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選為之。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數音朔，數類也。謂類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

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具反終不聽。客

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

其間。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

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

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及徙豪富茂

陵也。解家貧，不中訾。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

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

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馮翊。故城

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故城在同州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

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

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

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匪

賊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

【集解】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
【集解】徐廣曰鴈門有

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也【集解】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雖為俠而遂

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集解】蘇林云道猶方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集解】舊解

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差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探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考證

游俠列傳○臣照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佞幸傳之闌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為儒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

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

趙已并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臣照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也。籍孺。皆名。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鷄貝帶。貝帶。騶案。漢書音義曰。鵠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許慎云。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脂粉。音附。傳。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帝陵邑。惠。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案。漢

讐作趙談此云同者北宮伯子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
避太史公父名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

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袿徐廣曰一

音篤袿衫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覺音教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以夢中陰自求推

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鄧猶登也悅之上曰尊幸之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賜通巨萬官至上大夫文

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

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

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啗音

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景帝姊

也案即吏輒隨沒入之謂長公主別有物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謂公

館陶公主也吏輒沒入以充賦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謂公

與衣竟不得名一錢。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

人則韓王孫嫣音於建反又音偃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

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

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謂選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此嗾嫣衛同漢書作衛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

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音悅說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或犬也徐廣曰主獵而平陽公主

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

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

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卓鄭埒名又云埒者埒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

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

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考證

佞幸列傳文帝說焉。索隱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說之。○臣照按漢書無上曰二字。鄧猶登也。乃班固疏解之辭。索隱臆增之也。

文帝崩。景帝立。○史通曰：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為句。庸不乃甚篤為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史記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髡音苦。魂反。贅婿。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

威王之時。喜隱。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

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王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

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窶，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說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

滿篝。籠也。汗邪滿車。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說汗音鳥。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

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

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鞣鞠臄。徐廣曰：鞣，收衣裏也。臄，衿也。鞣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鞣音鞣，鞣曲也。臄音其紀。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

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

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眙音與，眙同，謂直視也。丑飯反，又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可八斗而醉二參。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八斗而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

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以髡為諸侯主客。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以髡為諸侯主客。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唱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榿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榿。榿類。緣反。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爲壠突也。銅歷爲棺。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齋以薑棗。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醢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案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

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固始，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突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厲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陳倉，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身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

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

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

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

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

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

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願乳母如其

言。謝去。疾步數還。願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

還。願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

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方朔亦多

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案謂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

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下。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重音逐龍反。櫺音歷。重櫺。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駼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

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寧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

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

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

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

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

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索隱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

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

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于楚。不言

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

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

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鄴。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

伯。華陽

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

用其二十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

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

女居

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

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

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

三老。亭

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簪。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爲簪。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嚮河立。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

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四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為一里，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集案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若君化使民，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

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稽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案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考證

滑稽列傳。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黃氏日抄曰。三年不飛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爲伍舉語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曰。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正義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所言與正義所引大同小異。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禱。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西京雜記作東方朔。

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凌稚隆曰。按此淳于髡事。誤入於此。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漢書循吏傳作議曹王生。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集解】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案】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案】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案】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

士。同日俱出洗沐。【案】漢官儀。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案】猶卜

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

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獵纓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曰。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音贊。疵。趨而言。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賓。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

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音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音徐廣曰。式音拭。按式卽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音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做文王八卦。音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

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莫耶反音悵然噤口不能言。悵音暢噤音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云懷椒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奪其糈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莊一作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

務華絕根者也。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斲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考證

日者列傳。○凌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劉辰翁云。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大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龜策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是漢興卽有太卜。不因文帝而更興盛也。由漢興而有者。蓋言漢興以來。卽有之矣。索隱說迂。比周賓正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徐孚遠曰。賓正猶擯正也。徐說煩曲不明。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謂若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臣照按。若卜而後收子。則子之不得收者多矣。古之人豈傷天理絕人命若是。索隱之說謬矣。蓋言生子必視其時日。占其吉凶。其後亦俱有應云爾。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陋。略無可取。而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劇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皆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攬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睡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達。一作達。謂撻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

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案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

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案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龜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倍音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

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徐廣曰蓮一作頌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

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

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聞古五帝三王

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擣音逐留反擣即蔡蓍擣古稭字下

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

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

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

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蒼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蠶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蠶，龍屬也。音決。蚌當爲蛟，注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蒼，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嘉林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

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譊然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蟠狀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譊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

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

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

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

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魚

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

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

士衛平而問之。宋元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

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

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今昔猶昨夜也宿在牽牛。河

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漢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龜案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

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誑。音土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恩恩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謂之妖禽獸蟲蛇之怪。謂之孽。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

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憂。耨器。耨田器。耨之耨之。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說文云。困方者謂之廩。謂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反拌音判。鑄音子旋。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箸音持。慮反。則箸卽筋。爲與羹連。或云。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脣。箕子

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

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

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涓沸也。

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

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

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尙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

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

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案世本曰。昆吾作

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

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

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

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

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音瘡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攀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蠶門魏案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蓬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蠶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凡龜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曰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鵠郭璞曰鵠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蛆似蛙大腹

公也。狀如蚰。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案甲乙謂
 變而大黑色。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甲卯即為虛。甲
 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戊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
 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
 歎。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
 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賁反。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
 以應之。天有下階。物不全。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
 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
 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案中關內高外下。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謂兆足開 足開 謂兆足斂也。 首俛 大音免兆

也。 五月 橫吉 首俛 謂兆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微音叫。謂微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
 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被龜。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

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

剛木，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卵指之者三。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

用厭，不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梁，米也。卵，雞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

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音梯。言灼之。

煇音題，煇魚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音梯。言灼之。被去玉

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徹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

正身，灼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

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劓。徐廣曰：音策。數，音所具反。劓，音近策。或劓

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其欲卜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

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

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胎，內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胎。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卽不得。呈兆首仰足胎。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胎。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胎首仰。

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胎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胎。胎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胎。胎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胎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胎。外首仰。不去。自去。卽足胎星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尙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胎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胎。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

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

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命曰首仰足脰。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即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胎。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胎。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胎。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

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

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脰。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脰。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辭義。按稽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

僂者憂大者身也。卜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得。繫者足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玉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辭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考證

龜策列傳。○史通曰。尋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以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語本文子及荀子。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事出莊子外物篇。褚先生訛元公爲元王。

魚者豫且。○莊子作余且。

教爲象郎。集解許慎曰。象牙郎。○陳子龍曰。郎之與廊。古字通用也。象郎似以象飾室之名。或作繪象。如後世畫室之意。二義俱通。觀後園之象郎。知定是室也。

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殿本紀作武乙。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尙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纁。谷。離。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纁山中。紵。可

以爲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柝。梓。子。二音。薑。桂。金。錫。連。蓮。鈿。之。未。鍊。者。丹

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

碁置。碁言如置碁子往有之。碁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

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

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故物賤之徵貴。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

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音闢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音昔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齊既富。諶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言齊既富。諶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言齊既富。諶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則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

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

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章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

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五行不說土。早資舟。水資車。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者。土穰也。早則資舟。水則資車。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張呂反。音務完物無

息幣。貨物則久停息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

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

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

家。乃乘扁舟。集韻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扁舟音輕舟。浮於江湖。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

入於五湖。莫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

之燕。子皮乃從之。陶公冢。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

之蓋。范蠡也。陶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

服虔云。陶公冢。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音義曰。逐時而

居貨。音昭。而不責於人。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集韻

徐廣曰。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音如貯。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音如貯。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

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子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謂穀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積

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律二音。歲

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起。子欲速富。富畜五牝。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貴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謂

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池。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上。爲鹽也。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謂

鹽作畦。若種一畦。及暮。則呼爲畦。淡得均。即吠綠。黃河鹽池。有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成鹽。若

井鹽。畦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淡得均。即吠綠。黃河鹽池。有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成鹽。若

名曰井鹽。畦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淡得均。即吠綠。黃河鹽池。有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成鹽。若

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而邯鄲郭縱以鐵

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音支保音魯可反音縣名屬安定。漢書作馮。烏氏姓。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

徐廣曰問一作豻不音獻遺戎王音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音謂戎王償以公正謂之豻也。

畜至用谷量馬牛音章昭曰滿谷則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音漢書

作巴寡婦清巴寡音其先得丹穴音徐廣曰涪陵出丹音括地志云寡婦清臺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營多音以財餉遺四方音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

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

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

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音言重重爲邪音重音逐隴反重者難

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音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音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

賈音古賈音獻孝公徙櫟邑音徐廣曰在馮翊音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

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

支也音紫赤色也音薑丹沙石銅鐵音出銅臨邛出鐵音竹木之器南御滇楚犍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

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言襄斜道狹也以所多易所鮮音鮮

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般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

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關內也賈音古秦

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音憤憤音憤

土名疆直為懷中也音懷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音羨羨音羊戰反

有餘衍也其民羯羴不均已紇反羯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音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

僂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音椽音逐緣反陳

西賈上黨澤潞北賈趙中山內溫軹二縣名屬河山中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灼曰音

地薄人眾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音剽剽音掠殺休則掘冢作巧姦冶音姦音翫也音絹多美物音美音美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躑音躑躑音張晏曰跕躑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

間水部洛水本名漳郟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王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勃碣在石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勅教反亦遠騰貌也音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

貉朝鮮眞番之利臨者謂却背之也番音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北被于海齊壤二千里其民闕遠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

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

故其民齷齪齷音則角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屬巨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今陶之浚儀

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今曹州睢陽亦一都會也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成陽在定陶

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西北也湯止于亳熱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

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淮以北楚滅越兼有

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其俗剽

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荆州江陵縣西通巫巴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皆在

曰在陳在楚夏之交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下邳取音秋

華音閩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則清刻矜已諾音紀已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治縣也東海郡

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也徐州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

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在沂州之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

齊同於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濩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故郢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

南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鄆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

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誤之甚矣豫章今潭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之地耳徐裴以爲江西南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今潭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

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

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

鄆之徒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合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

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

金山山長沙出連錫然董董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言金九疑

徐廣曰山在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

揚越多焉番禺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章昭曰果謂龍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且鹹。卽出石鹽及池鹽。領南沙北。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遺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轉除草也。果。隋。案徐廣曰。地理志作蕪。蛤。少字也。蕪。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尙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繁。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資而不待買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茂。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買而足。不用他買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羸。謂也。徐廣曰。音紫。皆羸。荷且。隨。懶之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偷生無積聚。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偷生無積聚。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

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

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與躡一作跼跼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田心招出不遠千

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

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

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謂無爵邑

則曰素封素空也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抵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

故千戶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而

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案漢書音義曰五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

云馬蹄嗽千牛蹄角千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鹿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

所記各異波音同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陂音波漢書作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案章昭曰楸

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

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千畦薑韭。馱音案。章昭曰：畦猶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釀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鬪音少。有錢財則既饒爭時，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千釜，酤醯醬千瓠。瓠音廣。曰：長頸嬰閨江反。醬千甌。康曰：僂石。甌石墨受一石。故云僂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馱音廣。曰：出穀也。糶音掉。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攬積。攬音長。千丈。木千章。掌材曰章。曹掾。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輶車百乘。輶音遙。說文云：輶，小車也。牛車千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槩者千枚。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槩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槩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案漢書音義曰：百二十斤爲石。駟馬蹄躑千。反馬八。音料。躑苦甲埤蒼云：尻骨謂八髀。一曰夜蹄。小顏云：躑口也。蹄與口共平，則爲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躑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

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慳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

邴氏尤甚。以鐵冶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

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丁架點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

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

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邺案漢書而師史尤甚。人姓名。師史轉轂以百數。賈

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

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

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為督道倉吏。案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章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窶倉粟。校穿地以藏也。楚

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致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買。金玉也。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

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

粟以萬鍾計。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齋音子。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齋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廣曰。安

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

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擱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服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漢書桓作稽。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說文

脂無角。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廣曰：洒或作細。翫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翫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則謂磨刀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劍削關東謂之削。音宵亦依字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燔羊胃。以未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而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樂。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

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為求。謬。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

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

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爲曹州濟陽縣。又以爲在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歎如。

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蠶字屬上句讀。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訛也。今從程說改正。

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

以故皆窳。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徐孚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賣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

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下有蹲鴟。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踈。○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蹲字應作踈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

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蹲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

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

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盡椎埋去就。○顧炎武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

者宜曰。北正古文作火。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

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魏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彪之序及干寶

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

實二官兼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己任故言先代天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

司馬氏正黎後世為司馬氏南司馬彪序云南司馬氏世典周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

馬氏去周適晉顏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左氏隨會自晉

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案春秋隨會奔秦其

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蘇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

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喜也在趙者

何法盛晉書及晉讎王司以傳劍論顯史記吳起贊曰非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

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顯史記吳起贊曰非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

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蒯聃其後也刺客傳之蒯聃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

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錯孫靳錯音七各反靳音紀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

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鄂縣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

始皇之時蒯聃玄孫叩為武信君將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聃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叩也而狗朝

歌諸侯之相王王叩於殷羽封叩為殷王漢之伐楚叩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母擇並音亦無

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瓚曰長安城無高門蘇

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喜生談談爲太史公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後人不曉談以在丞相上耳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秋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贊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唐都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何曰舊川人習道論於黃子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惑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張晏云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塗學或有傳習者察或有不省者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祥官是其枝葉也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日時令人有所畏忌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徧音遍也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瞻音市。反。漢書作濟。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去健羨。去美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

也。絀聰明。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

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

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風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

章昭云。采椽。櫟榱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翽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

糲音刺。章昭曰。糲。礪也。服虔曰。糲。糲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顏云。簋。所以盛飴也。五斗粟。三斗米。為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糲米也。脫粟也。謂食脫粟之飴。飴也。藜藿之羹也。

藜。藜以藿而表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

矣。首尊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參錯晉灼曰引名責實。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不為無為者清淨也。無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幽深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自然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章昭曰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因其萬物之。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教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款。徐廣曰音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元氣神著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無則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間。陽也。按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

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

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關九疑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

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浮於沅湘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

處有古册文故探窺之亦搜探遠矣

東北而南歷魯州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各二

鄒薛彭城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

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

也音皮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

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

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

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案

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

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

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案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紬史記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

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石室金匱之書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案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案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

更始著紀於是案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案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案史公謂先代賢人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

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案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且

讓之上大夫壺遂曰案遂爲魯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案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

之人臣有僧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善惡惡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

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

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

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案弑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經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其心實善爲之不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

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顏云爲臣下所干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集解晉灼曰。唯唯謙也。否否不通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集解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音烏。顏云。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集解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也。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集解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

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詩書隱微而約者。遷深維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羨里。集解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

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集解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也然也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項帝響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

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紀有家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

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穆公封淆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

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鐻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

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音頌。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爲百姓所說。案此贊本韻則怡憚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巢。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達意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

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庶幾云已。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

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此律書之贊。而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

黃帝有阪泉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

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尙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

案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翮忽

案忽者愆文之慙也翮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翮恐衍字耳

翮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杪杪未芒表也忽一

五家之文佛異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名

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曰論一作

編

星氣之書多雜禮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

徐廣曰一云答應

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

幣也

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

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旣滅

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也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尙父側微卒歸

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繆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繆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也繆繆音武彪反言呂尙綢繆於幽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者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貌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丘不背

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

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

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

乃成禍亂謂王增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

以宗彊太任文王妃十字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

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

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楚義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集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剔音邊。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讖名。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

霸。六卿專權。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般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王都陳。楚莊既赦鄭伯。

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

身斷髮。醜譚與處。元譚音醜。既守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

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

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楚爲反。袁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

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俱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游輔祖。字也。祖。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忱午謂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戾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輿圖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

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遁。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魏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酈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魏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瀆。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魏徐廣曰今之水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音葆言東甌被越攻破之作東越列傳第

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鯨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既。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旣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贖。仁者有乎。不旣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徐廣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玉版如淳曰刻

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

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音古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

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案此

禮家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

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

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案舊聞有遺失放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案兵權即兵

積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轂者如此也而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成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王運行無窮輔

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言扶義俶儻

之士能立功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桓譚云遷所著

當代不後於時也皆譽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

之闕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

齊百家雜語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無險四徹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河平侯後

世聖人君子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

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劇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

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龜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

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實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謂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考證

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集解。徐廣曰。名喜也。○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序傳。作不能傳兵論劍。與晉灼所引互異。必有一誤。

蒯聩玄孫邛爲武信君將。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劉敞漢書刊誤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項梁亦號爲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時。

使人儉而善失真。○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繚繞。卽檢束之意也。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

大臣洞疑。索隱。洞是洞達。意共所疑。○董份曰。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旣洞達矣。又何疑乎。

間不容鬣忽。○困學紀聞曰。出曾子天圓章。閻若璩曰。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申呂肖矣。集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顧炎武曰。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瘠者。非是。臣照按古時字少。或瘠削俱書肖字。未可定也。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壯有漑。○凌稚隆曰。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漑字下又疑有闕文。

史記目錄考證

史記目錄。○臣照按監本此行前三行。一曰史記補目錄。一曰唐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著。一曰三皇本紀。以補書而先正書。以唐司馬貞而先漢司馬遷。乖舛倒置。總因三皇必在五帝前也。夫刪書斷自唐虞。孔子豈未見黃帝之書。謂其荒遠難稽。不欲傳疑於後世也。遷史始黃帝。已失孔子之指。貞復等而上之。及於伏羲。抑又甚矣。顧遷之所以始黃帝者。蓋以武帝好神仙。神仙家言。並托之黃帝。封禪書載帝語。我若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敝屣耳。遷是以據古史著黃帝事實。以言黃帝亦人耳。非能乘雲駕風。長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故五帝中獨著黃帝之葬。橋山餘並不書葬者。言黃帝之死有冢可據也。貞之補三皇。并失遷之旨矣。今依古本刊去此三行。附補書於正書之末。庶不改龍門之舊云。

本紀一十二表一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書卷八世家卷三十列傳卷七十。臣照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日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二卷

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肆書賈之所爲。而傳謬至今者。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云云。更爲確據。今俱依古本改正。

補史記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敍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敍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

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顯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探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探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

三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敘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闕云。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

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即舜所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

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譙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也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歷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廚。

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

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

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

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

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

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

按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

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爲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

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媧氏諸侯國火德王。故

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氏。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誡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讎皇二氏皆前開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卽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旣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燧人氏。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羲氏也。犧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夫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爲大庭

已下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雖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謚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